

清流漫谈

乡愁在乌衣

□吕绍联

我离开乌衣已六十二年了。她在我的梦寐里,她在我的乡愁中,每每遇见故乡人,我总会深情地寻问着故乡。

有一条清澈的碧流静静地穿过乌衣,把她分隔成南北两块。河南边是老街,河北边是小街。小街只有二三十户人家。

童年,我在河北小街读初小,启蒙老师是两位中年的女教师,她们像母亲一样呵护着我们。我们像小鸟一样偎依在她们身旁。她们教我们学习,教我们唱歌,教我们跳秧歌舞,并告诉我们:“好好读完初小四年,就可以在老街读高小了。再去滁县读初中、高中,然后考大学,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我们懂憬非浅,但大家都憧憬着未来,渴望到老街、到滁县,早日成为有用的人。

从河北的浮桥口走过近一百米的浮桥,便到乌衣老街,街很古老,却很繁华。街路面是青石板铺的。街面商贾、行人熙熙攘攘,特别接地气、有灵气。

乌衣有一个火车站。虽然很小,但树木繁茂。野蔷薇、栀子花、金银花,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草,簇拥着她。人们在青桐树下等候火车,或下浦口、南京,进而去上海,或上滁县、蚌埠、徐州。南来北往,旅客不断。旅客都很守规矩,站内静谧安详,一片祥和氛围。

如果从火车站出发回向老街行。赶集、交公粮的人群来来往往,大约十分钟便走到街东影剧院了。五十年代初,这里放映的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轰动一时。多少人涌动而来,很多青年男女为看这场电影,宁愿饿着肚子,流着眼泪看了一场又一场。这部电影解放了人民思想,让他们挣脱了封建束缚,走

上了婚姻自主的道路。这部电影对宣传《婚姻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影剧院还因靠近铁路,常有泗洲剧、京剧、庐剧、绍兴剧、杂剧到此演出。几乎场场爆满,深受清流河两岸老百姓的欢迎。

剧场的隔壁就是浴室,城乡的伯伯叔叔们、大哥大姐们往往在换季时或节日前都要赶早去浴室,称之为“洗头水澡”。那时我还是小顽童不用花钱,跟着大人们去就行了。我佩服浴室里的三件事,一是那里的服务生,个个身怀绝技。再烫的水,他们把一捆毛巾放在煮锅里边烫,然后从沸水中捞起来,双手一拧,一捆毛巾便干了。二是浴室里不管哪个角落有喊“热毛巾”,他不用看,“嗖”的一声,毛巾旋转而来,像长了眼睛一样,落到你手中。这种手功没有二三年认真锤打是不行的。三是浴室有一个铁炉子,有烟囱通到外面,炉子有个水壶,不时冒起水蒸气,有你喝的开水。你若带茶叶、茶壶,就可以自享饮茶之乐,因为那里边还有卖茶蛋、瓜子、花生和点心。每当你喊“水”,浴室里的茶博士马上会从远处背对着你操纵长嘴水壶。一个弧线,水就进了你的茶壶。这真叫一个“绝”。据说这个功夫满师起码得四五年。最得意、最快活的是那些小卖童们,他们在这里既暖和,又能得些“小费”。够他们上学时买铅笔、本子和纸。那时,我们从浴室出来,总是被“火板、火板……一分钱一块”的叫卖声吸引,这个时候我会央求父母给一分来满足我的要求,那火板有着浓郁的香味。当然“热粽子”的叫卖声也是我童年抹不去的记忆。

再向西回行五分钟,便到一家饭庄,粉墙黛瓦,红门红柱一副红匾——余九思饭店

横亘在楼眉上,显得十分醒目。四五十年代,凡在这个小镇呆过的人,都不会忘却此处饭庄,它坐北朝南,木楼层伸向河面,别有一番景致。此饭庄曾吸引八方来客,如南京、滁州、六合的商贾,各地的文人墨客也往往来聚集在此,饭庄的招牌菜是徽派红烧肉、扣肉,淮扬的小笼蟹黄包、狮子头。周围的老百姓都以到余九思饭店吃过上庄佳肴而自豪。那是1954年,我大概只有七八岁,隔壁吴家表伯伯(年龄跟我爷爷差不多)头天就告诉我:“宝子,明天一早跟六一子、桂英子、小腊子一起随我到余九思饭店吃包子去。”回来后表伯伯跟我母亲说:“宝子只吃四个包子就不照了。我家孙子、孙女都干了十几个。”表伯伯很自豪得意,他见我母亲没回话,立即圆场:“宝子以后是拿笔杆子的料,今后肯定有出息。我孙子、孙女们是做田、苦大累。”母亲见表伯伯这样说,肯定不能赞同,马上回道:“宝子小时候受过奶伤,吃不多是正常的,你孙子、孙女能吃是好事,以后干什么都得靠身体啊!”

余九思饭店童叟无欺,加之厨艺精湛,生意越做越红火。有老人讲,有一年北方汉子在小镇收蒜苔,由于行情突变,血本无归。几个人被困在乌衣,余九思念及旧情(因为这些人每个蒜苔季节都在其饭店就餐)。并不嫌弃他们,仍一如既往地供吃供住。他本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理念给予救助,深受同行和全镇人的赞许。由此,他名声大噪,生意更加红火。

又西行五六分钟便到街中心,这里有三家诊所,他们分别是宋相放、钟天禄、李长新,他们的医术各有千秋,互补互济,相得益彰,

把乌衣镇乡的各种疾病堵在门外,把人间温暖留给了乡亲们,赢得两岸百姓的夸赞。

西行西街底,有一处豆腐坊——吕氏永盛豆腐坊。提起这豆腐坊还真有一个传奇而又富有诗意的故事,说是某年某月某日,有个外乡的教书先生不知何事路过此地,由于年岁不小了,又疲于赶路,又累又饿,晕倒在吕家豆腐店门口,用现代医学分析,可能是低血糖。此家爷爷忙叫人端碗热豆浆喂他,不一会儿,先生慢慢清醒过来,意识到发生的一切,感谢不尽,挣扎起身要走。大儿媳从钱罐里拿了几个零钱,又用荷叶包了几块豆腐干,塞在先生手里,让他带在路上吃。这位先生十分感动,他缓缓坐了起来,反倒不急于走了,喝完了豆浆,用手抹了一下嘴巴,对爷爷说:“老人家,我是一个外乡人,穷教书匠,你们这样对我,我也没有什么能报答你们,请你给一支毛笔。”遂书写了“永流江河梅花水,盛传乾坤村落云”一幅字留下。先生示意,如果豆腐店要起店名,就以对子的上下联首字为妙。自此,乌衣老街西头就有了一个以“永盛”命名的百年豆腐坊。惠及子孙,至今吕氏永盛豆腐坊后人仍然在这里经营、生活着。他们靠着勤劳和信誉换取了两岸百姓的垂爱。在我童年的时候,记得有困难的人家还可以赊账,鳏、寡、孤、独者,有时还受到他无偿地馈赠。这在我心中留下难忘的印象。

乌衣老镇民风淳朴,人们勤劳善良。老镇像一个标杆,立德守信。多少年我的思乡之愁在心中搏动着。那清清的河水,那悠悠的小桥,那袅袅的炊烟,更有那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乌衣的老街、小街……

灵湫微言

太平桥记

□王兆来

壬寅岁初,新正渐去。柔风拂面,天润气和。然城景如滞,难寻春迹,既念之,欣然起行,遂至东城古邑池阳。

是日也,茶梅初绽,早莺争柳,暖阳泽德,万物生辉。漫步池水之畔,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而忘车马之劳也。

夫池阳,集落也,古钟离之属,傲吏尝垂纶于此。世人观游,多会于施茶古井、晓山晨钟,然池阳胜景,实聚太平一桥。远眺若长虹掠影,近观则掣风跃云。是桥也,贯东西,通九衢,磨润履履万千,凡六百有余岁。

桥上取白玉为栏,置狮雕三十有六,立于望柱,形态各异。抱鼓石座,如鸾翼张展,环绕桥头。行人或立、或行、或凭、或眺,摩肩接踵而项背相望,展眼舒眉,

神态怡然。桥下立万桩而堆土,成拱券十有一,其墩若船,上下次第收进,又取红石以砌之,历数朝而不圯。

驰至倭难,为阻敌卫民,毁其三孔,英烈万千,长眠于此。后重建以土石钢木,利于人等交通,实为民之福祉也。且勒石于桥头,以彰德启后。

同行廿余,皆渴于桥下,或歌、或舞、或吟、或诵,以念先烈。山重复重,传钟离之情韵;水浩浩兮,承曲阳之余音。诗魏魏乎,以书碧血;文赫赫乎,以表丹心。

登斯桥也,则感乾安坤定;观斯景也,遂激冲霄之志。太平名之,惟盼盛世长在;吾辈当以自强而勉之,则泱泱华夏定能鼎新革故,民族复兴,伟业终成。



早春 林丰俗/绘

菱溪物语

春暖初春

□钟家钊

越好。筛查出阳性病人,隔离阻断病毒传播。

疫情防疫常态化,每个人都不陌生。但这次病例就发生在我家门口,如此近距离,疫情防控形势再度牵动所有人的心弦。遥想我美丽的亭城,眼下正经历一场春季大考,我们的城市正处于疫情防控最紧要的关口。每次我们都热泪盈眶地对其他城市说:“加油!”这一次,我们握紧拳头对自己说:“加油,滁州!滁州人,加油!”

仰望夜空,思念向故乡生长。我的祈祷仿佛能穿越万里时空,隔空也能助战。我捧着手机,不断关注朋友圈,生怕错过更新的动态。想电话询问爱人,又怕耽误他的工作。据了解,滁州市直各各级党组织闻令而动,几千名党员奔赴琅琊区、南谯区、滁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地,共五百多个采样点,开展志愿服务。采样点灯火通明,一个采样点就亮着一片明灯,五百多盏明灯照亮整个滁城。核酸检测志愿服务人员第一时间集结到位,赶到采样点投入战斗,协助维护现场秩序、信息登记、现场测温消毒、处理困难、引导居民有序检测……他们放弃休息时间,无私奉献,奋勇争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一直服务到深夜。

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深深感到祖国的强大,政府的伟大,人民的伟大。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因为我们有党组织的坚强堡垒;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因为我们满怀信心全力以赴;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因为我

们众志成城守望相助。我为家乡人民感到骄傲!

抗击疫情从我做起,家乡的志愿者们奋战到次日凌晨,全面保障各采样点任务完成。感谢这不灭的烟火,你们在,信心就在;感谢这不灭的烟火,你们在,希望就在。截至14日早七点半,滁州市中心区域累计完成采样673134人。3月14日下午四点,检测结果出来了,全部为阴性!这一刻,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疫情尚未结束,战“疫”仍在进行。从天气预报上查知,这两天滁州有雾。我坚信浓雾遮蔽不了亮光,阴霾尽扫,乾坤亨清。春天到了,山花开了,那柳枝上的嫩芽,那杏梅中的香蕊,才是我家乡真正的春天。

让泉诗韵

春潮

□宋成忠

雨水有情润春晖,寒冬无力九穷威。北国柳绿江河开,南岭嫣红花蕾蕊。冰封季节伏假眠,时令更迭藏真伪。惊蛰萌动万物苏,丽日朗月百事美。

诗四首

□黄玉才

春分

无力东风柳袅依,菜花深处几行犁。纷纷雨后虫声应,绿色篇章正破题。

老屋

石阶柴院一篱分,到处斑斑屋漏痕。牙立桐阴追往事,几回归去母迎门。

安吉村晓起

薄雾藏深谷,枯芦覆浅塘。山居谁醒早?禽鸟乱啼窗。

早春读青岛刘翁同题新词

三天两赋忆江南,烟雨濛濛湖上船。瘦影推敲吟复醉,诗情逼退倒春寒。

油菜花开(外一首)

□陈兴宇

城市的油菜花 总比乡村开得晚一些 东一簇,西一点 始终未连成片 就像不完全的记忆

我走在花丛中 手提篮子。天渐渐暗下来 小伙伴陆续露出了头 用笑声、惊讶,和黄色的皮肤 铺满回家的路

你知道,春色会丰满一切 包括饥饿和光秃秃的树枝 我们大步向前 任蝴蝶在身旁飞来飞去 仿佛它们更清楚 花开的意义

梨花雪

从高楼下来,坐上等候的车 行驶的路颠簸起来 某些期盼 正在接近

这是雪?还是纷飞的花瓣 灿若黄土上一个个酒窝 不用刻意去区分 我们只需知道鸟儿飞来了 许多地方 叫声清脆

其实它们都有共同的记忆 都有你手持诗卷 从大唐一路走进现实的 金黄

